

帕格尼尼的手

余凤高著 岳麓书社

无论是帕格尼尼手指拨动的清音，
还是王族与平民不可思议的磨难交融，
都源自生命的疯狂与眷恋。

The hands of
Niccolò Paganini

帕格尼尼的手

余凤高著 岳麓书社

无论是帕格尼尼手指拨动的清音，
还是王族与平民不可思议的磨难交融，
都源自生命的疯狂与眷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帕格尼尼的手 / 余凤高著. -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5

ISBN7-80665-613-8

I.帕... II.余... III.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0872 号

帕格尼尼的手

角度 08

著者: 余凤高

责任编辑: 杨云辉 周 实

出版统筹: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 岳麓书社

社址: 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印刷: 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ISBN 7-80665-613-8/I·724

出版人: 丁双平 李永平

市场总监: 张 辉

整体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E-mail: brother_culture@yahoo.com.cn

邮编: 410006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1. 钻石

2

“霍普”钻石的神奇传说

14

影响大革命的“项链事件”

25

“科-依-诺尔”之劫



2. 艺术

38

帕格尼尼的手

维纳斯的“诞生”

51

法利内里的歌喉

59

斯特拉迪瓦里的小提琴



3. 名士

68

李斯特的二重个性

83

瓦格纳的多角情感世界

101

毕加索：美的天使和魔鬼

125

考考斯卡的爱情“风暴”



4.人生

136

一夜白了发

148

伦敦塔的囚徒

161

努里耶夫的辉煌和悲怆

172

永不消失的杰奎琳

184

拉什迪和《撒旦诗篇》



5.药物

198

“斑蝥夹心”案

207

大麻的罪与罚

220

劳伦斯神父的药水



6.死亡

236

死亡之舞

244

木乃伊的诅咒形成和破解

253

真假阿纳斯塔西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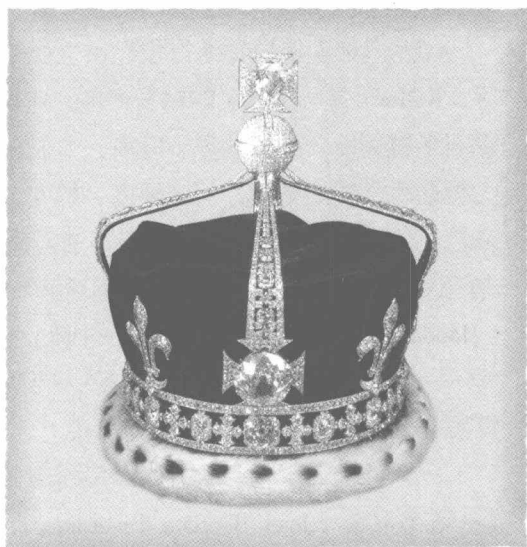
263

吸血鬼传说的终结

后记

1

钻石



Diamond

“霍普”钻石的神奇传说 / 影响大革命的“项链事件”

“科-依-诺尔”之劫



“霍普钻石”的神奇经历



法国旅行家和珠宝商塔韦尼埃

印度南部安得拉邦海得拉巴市之西的科卢尔矿区（Kollur）是一个著名的钻石产地，这里开采出的钻石多属优质。很多很多年以前，人们从这里选了一颗最为优质的精品，不论硬度、辉度、光彩都属高档，色体更是极为罕见的深蓝。在经匠师作过切割琢磨之后，就将它镶嵌到印缅交界曼德勒（Mandalay）附近一座神庙里——他们所崇敬的女神——妇女忠贞节烈美德的化身——罗摩占陀罗，即罗摩的妻子悉多的眼窝里或者额头上。

一六四二年，法国旅行家和珠宝商让·巴蒂斯特·塔韦尼埃（Jean Baptiste Tavernier, 1605-1689）在穿越印度的旅行中来到这里，看中了这颗钻石，便雇用一名窃贼，也许是他亲自动手，将它挖了出来偷走。塔韦尼埃得到这颗钻石后，量出它的重量是112.3/16克拉，赞赏它是“一种美丽的紫罗兰色”（un beau violet），相信是一颗极有价值的瑰宝，就赶快离开了。

在继续旅行中过了二十六年，塔韦尼埃把这颗

蓝色的钻石带到了自己的祖国法国。

这正是路易十四时代（Louis XIV，1643-1715在位）。号称“太阳王”（Sun King）的路易十四有“美丽的身段和优雅的风度”，刚降生就被认为是“神意”（Dieu donné）；继承王位后，自称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的确，由他统治的七十多年，算得上是法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是路易十四有一个嗜好，就是他自己回忆录中所坦率承认的，他主要的个性是对荣耀的追求。有学者批评，说正是这一个性，最后使他和他的国家走向末路。但是在他鼎盛之时，他大力营造行宫，如著名的凡尔赛宫，还重视装饰，倡导艺术，一切都表示出他对豪华、优美的喜好。因此，当塔韦尼埃带着这颗“美丽的紫罗兰”来兜售时，他就不计价格，一举购下了这颗大钻石，随同另外四十四颗大钻石和一千一百二十二颗小钻石。

“美丽的紫罗兰”虽然已经经过巧匠的切割，而不是刚开采出来的原胚，但见多识广的路易十四却并不感到满意。一六七三年，他让宫廷珠宝匠西于尔·皮托（Sieur Pitau）重新进行切割琢磨，使它增强了光泽，放出了异彩，并且镶嵌到黄金上，佩到他的一条长长的颈带上。不过重量却几乎减少了一半，只剩下 67.1/8 克拉。这颗钻石在皇家财产目录中被称作“皇冠蓝钻”（Blue Diamond of the Crown）。路易十四很喜欢这颗“皇冠蓝钻”，不仅在正式礼仪场合，就连平时，也常常将它套到颈子上，以显示自己的气派。

路易十四的曾孙、五岁起就开始接任王位的路易十五（Louis XV，1715-1774）长得相貌堂堂，有人称他是“法国境内最英俊的年轻人”；但他极爱寻欢作乐，所以人们将他比作爱神厄洛斯（Eros）。他喜好雕刻、针绣、戏犬，当然还有玩女人；他的情妇不



“太阳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五戴着佩有“皇冠蓝钻”的金羊毛勋章



路易十六的妻子、安托瓦内特王后

计其数，包括有一家的四个姐妹。不用说，漂亮、名贵的钻石自然是他所追求的。“皇冠蓝钻”传到他的手后，他又让皇家珠宝匠安德烈·雅克曼（Andre Jacquemin）再次切割成一颗授勋“金羊毛勋位”（L'Ordre de la Toison d'Or）时的礼仪宝石；与此同时，这颗美丽的“皇冠蓝钻”获得了一个通俗的外号：“法国蓝”（French Blue）。

路易十五去世后，他二十一岁的孙子路易十六（Louis XVI, 1774-1793 在位）继位。“法国蓝”传到他和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 1755-1793）之后，国王本人非常喜爱，曾将它佩到王冠上；王后据说只曾戴过一次。

法国皇室所有的金石瑰宝，平时都放置在专用的“家具储藏室”（Garde-Meuble）里，“法国蓝”也保管在那里。但是自从一七八七年的大革命爆发后，一切都搅乱了。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攻下象征国王暴政的巴士底狱之后不到半个月，国民制宪议会下令废除封建制度；随后，皇家国库，包括“家具储藏室”里的珠宝，均由市政府接管。但有一段时间监守非常不严，没有正式的条子便可以往这里挪取珠宝首饰，无异于明抢暗夺。这结果，就造成一七九二年九月十二日至九月十七日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抢劫事件。虽然那些被劫走的财物大部分都很快就被追回，“法国蓝”则一直未能查到其下落。也有材料说，“法国蓝”是在一七九二年九月被偷掉的。总之，

此后多年里，“法国蓝”都没有露面过，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一颗与“法国蓝”差不多的钻石的信息。

随后是几个令人费解的插曲和几件十分可靠的交易，将“霍普钻石”的故事搅得扑朔迷离。

一八零零年，西班牙著名画家弗兰西斯科·德·戈雅（Francisco de Goya，1746-1828）

为西班牙的玛丽亚·路易莎（Queen Maria Louisa）王后画了一幅肖像画。在这幅画上，王后佩戴的一颗钻石，很像是那颗“法国蓝”。这不禁引起人们的怀疑：莫非她就是这颗“法国蓝”新主人？

一八一三年，一颗蓝色钻石在英国首都伦敦稍一露面就消失不见；十年后，一八二三年，这颗钻石终于为珠宝商丹尼尔·伊莱亚森（Daniel Eliason）所拥有。虽然就其质地和完美的程度来看，这颗蓝色钻石是那么的罕见，立即使人觉得也许就是法国王室遗失的那颗“法国蓝”。不过，大部分人仍然不信，因为两颗钻石的切割不一样，并且其重量，估计也只有四十四到四十五克拉。但是有人怀疑，它可能是故意被重新切割成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它的非正当来路。而且有人猜测，完成这一切割任务的是荷兰的一个名叫威廉·法里斯（Wilhelm Fals）切割师。

另外也有证据表明，伊莱亚森将这颗蓝色钻石卖给了英国国王



“霍普”钻石就是这么块石头

西班牙画家戈雅笔下戴钻石的玛丽亚·路易莎





只爱女人和酒瓶的乔治四世

乔治四世 (George IV, 1820-1830 在位)。

乔治四世是一个品行不端、臭名昭著的人物,《泰晤士报》说他“永远只爱女人和酒瓶而不喜欢政治和布道”。他生活的确十分放荡,经常挥金如土,积下了很多债。不过他也不是毫无长处。他有语言天赋和其他方面的才智,尤其是对艺术,能作出精审的评价。所以,当他看到这么一颗美丽的蓝色钻石,就设法购置了下来。可惜他活到一八三零年就去世了,总共只做了十年国王。在他死后,据说为归还他所欠下的债务,这颗蓝色钻石通过私下渠道被变卖。它的新主人是亨利·菲利普·霍普 (Henry Philip Hope), 从此时起,“蓝色钻石”开始了一段它的新旅程。

亨利·菲利普·霍普是一家以“霍普”为名的大公司和大银行的继承人之一。一八一三年,他为抵债卖掉了这家银行,但多余下来的资金足够使他可以成为一个珠宝和艺术品的收藏家,从而能够购下这颗“法国蓝”;为纪念他的家属姓氏,他马上将这颗著名钻石命名为“霍普钻石”(Hope diamond)。由于亨利·菲利普从未结过婚,于是在他于一九三九年去世时,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三个侄子;获得这颗“霍普钻石”的是最大的侄子亨利·托马斯·霍普 (Henry Thomas Hope)。

亨利·托马斯·霍普已婚,且有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大后结了婚,并且生有五个子女。当亨利·托马斯在五十四岁那年去世后,这颗“霍普钻石”先是归由他的遗孀所有。但当亨利·托马斯的遗孀也去世之后,这颗“霍普钻石”就传给了她的侄孙子弗兰西斯·霍普勋爵 (Lord Francis Hope)。

弗兰西斯·霍普虽然得到“霍普钻石”,却未能一直保得这颗瑰

宝。一八九八年，他向法院提出，要求允许他卖掉这颗钻石。可是，在祖母的财产中他只有非世袭的终身财产拥有者的财产权（life interest），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一八九九年，他虽再次提出上诉，仍同样被拒绝了。在这两宗案件中，弗兰西斯·霍普的同胞都反对卖掉这颗钻石。但在一九零一年的一宗勋爵家族的上诉案中，弗兰西斯·霍普勋爵获得大法官法院（the Court of Chancery）和姐妹们的允许，终于卖掉了这颗钻石，来为他抵债。



镶嵌到项链上的“霍普”钻石

先是卖给一位伦敦商人，这商人转手把它卖给了纽约城的约瑟夫和西蒙·弗兰克尔（Joseph Frankel & Simon Frankel）父子。后来，当弗兰克尔父子急需现金时，中间又曾转手卖给了法国经纪人雅克·科洛（Jacques Colot）和一个叫塞利姆·哈比布（Salim Habib）的近东商人。哈比布一九零九年在巴黎将这颗钻石投入拍卖。这次拍卖会上未能成交，在等到卖给 C.H.罗塞诺（C.H.Rosenau）之后，才于同年转卖给了一个叫皮埃尔·卡蒂埃（Pierre Cartier）法国经纪人。

皮埃尔·卡蒂埃购得“霍普钻石”后不久，即相信自己已经物色到一位合适的买主，她就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位非常富有的女人伊芙琳·沃尔什·麦克莱恩（Evalyn Walsh McLean）。

麦克莱恩夫人是开采金矿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托马斯·F·沃尔什的女儿。她童年是在落基山区的科罗拉多州和达科他州南部的矿区里度过的，后来在华盛顿特区和欧洲受的教育；最后嫁给了《华盛顿邮报》的所有人爱德华·比尔·麦克莱恩。她曾经向卡蒂埃夸过口，说一般被认为是不祥的东西，在她身上则会变成吉祥物；以往传说名钻的诅咒最大的可能是拥有者本人狂喜、敬畏和恐怖的复杂



佩戴的“霍普”钻石项链的伊芙琳·麦克莱恩

心理造成的。因此，当她一九一零年与丈夫一起访问巴黎，卡蒂埃让她在自己的公司里第一次看这颗“霍普钻石”时，卡蒂埃坚信不妨可以向她强调这颗钻石曾经产生过的负面效应。但是这次麦克莱恩夫人没有买它。这倒并不是她改变了自己原有的信念，而是因为她不喜欢当时镶嵌这颗钻石的底座。

不过卡蒂埃毕竟有他的办法。他另外为“霍普钻石”重新镶嵌了一个底座，并带回到美国，把它留给麦克莱恩夫人一个周末，希望过了周末后她会喜欢上它。这颗“霍普钻石”，作为镶嵌在环状的一串白色大钻石中心的饰物，终于在一九一一年以一千八百五十万美元交易成功。

麦克莱恩夫人非常喜爱这件瑰宝，把它看成是吉祥的护身符，始终带着它，直到她一九四七年去世。她不但戴着它到处跑，连进游泳池也不愿摘下来；她又把它套到她爱犬的脖子上，还曾将它借给几位新娘在婚礼上戴；她甚至允许她女儿玛米在沙箱里玩这颗“霍普钻石”。特别是在她要作甲状腺手术时，经医生再三劝说，她才勉强同意摘下这颗钻石。三十八年里，只有一次，“霍普钻石”曾离开过她几天。那是在一九三二年，为了帮助一九二七年以三十三个半小时第一次完成纽约至巴黎的单翼机不着陆飞行的美国飞行员赎回他仅二十个月的被绑架孩子，她将这颗钻石典给了弗吉尼亚的一家当铺。令人奇怪的是，有材料说，当时的典价仅十万美元。一个名叫加斯頓·米恩斯（Gaston Means）的被认为可信赖的人骗去了她的钱。孩子结果死了。麦克莱恩夫人后来取回了她的钻石，米恩斯进入监狱。

麦克莱恩夫人死后两年，即一九四九年，因留有一些债务，纽约城的哈里·温斯顿公司便出了一笔保密的高价给一家有权支配她财

产的银行，收购下了她财产中的全部珠宝收藏品，包括这颗“霍普钻石”；其他还有那颗著名的重 94.8 克拉的“东方钻石之星”（Star of the East diamond），著名的重 15 克拉的“南方钻石之星”（Star of the South diamond），和一颗 9 克拉的绿色钻石，以及一颗现在被称为“麦克莱恩钻石”的 31 克拉的钻石。

随后的十年里，“霍普钻石”曾多次出现在哈里·温斯顿公司组织的展览会和慈善活动中，包括作为他们珠宝陈列室里最吸引人的中心展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霍普钻石”被置于一只不起眼的灰色箱子里，通过挂号邮寄，捐赠给了美国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到达时，受到一大群人的迎接，以表示庆祝。

史密森学会是根据英国国王亨利七世的直系后裔、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 1765-1829）的遗愿而于一八四六年建立的。他在遗嘱中要求，在他死后，将他主要从母系方面继承来的巨额遗产，全部“转往美国，在华盛顿创办文化机构，定名史密森学会，以增进和传播知识，”同时也使他自己的名字“永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学会共包括不同名称的艺术陈列馆、艺术博物馆以及装饰艺术和设计等十余个机构。这颗硕大的“霍普钻石”来到学会所属的珍妮特·安南伯格·胡克地质、宝石、矿石厅（Janet Annenberg Hooker Hall of Geology, Gems, and Minerals）后，几乎立即成为它最诱人的陈列品。至今，它一直留在那里，只离开过四次。一次是一九六二年，作为“法国珠宝十世纪”展览的一部分，在罗浮宫展出了一个月；第二次是一九六五年，它被运往南非，在首都约翰内斯堡“兰德复活节展示会”上展出；第三次是在一九八四年被借回纽约哈里·温斯顿公司，庆祝该公司成立五十周年；最后是一九九六年又被送回哈里·温斯顿公司，这次是为了清洁和作一点小小的修复，因为据美国宝石研究院的一组专家一九八八年用最新技术察看，发现这颗极佳的瑰宝曾受到过磨损，影响到它的清晰度。



多年来，一直认为“霍普钻石”的重量是 44.5 克拉，一九七四年查明，它实际上重 45.52 克拉。根据最新的数据，“霍普钻石”的体积大小为宽 21.78mm，深 12.00mm，长 25.60mm；色泽深蓝，重 45.52 克拉，质量“无瑕”；在短波紫外线下发强烈的红色磷光，持续好几秒钟，而别的蓝色钻石在紫外线下一般均发蓝色磷光。如今它就以十六颗白色钻石外加四十五颗白色钻石组成一条以它为中心的项链陈列在大厅里。今天，“霍普钻石”被公认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颗钻石，价格不下于二百五十亿美元，实际上是“无法估价的”（inestimable value），恐怕没有人能买得起它。

说“霍普钻石”的经历神奇，不仅是因为它受到从国王、王后到贵族、商人甚至冒险家等那么多人的青睐，还因为围绕着它，曾经出现过很多很多神秘以致令人恐怖的事件，虽然对这些事件的记述，事实和传说交织，科学和迷信混杂，因而引发历史学家们的无尽的争论。

事情是由一个古老的传说引起的。传说世界上有一颗硕大的蓝色钻石，十分名贵。但当它被从印度的一位神像身上摘下，也就是偷走，落入某个人的手时，就会有可怕的诅咒降临到钻石主人和触摸过它的人的身上。

也许这个传说早就存在，也可能是后来附会上去的。但不管它是不是可信，与蓝色的“霍普钻石”有牵连的事故，却确实发生过多次。

与路易十四的交易使塔韦尼埃发了大财，并且成了一个贵族。但是据说由于触犯了宗教规律，也就是传说中的“诅咒”起了作用，使他后来沦于破产，有一次几乎被淹死；最后在回到印度或转往俄罗斯的路上，被一群野狗咬死，全身撕得粉碎。绝大部分的材料都是这么写的，但也有一个例外：传说塔韦尼埃在俄罗斯一直活到八十四岁，死因不明。另外，曾经保存过“霍普钻石”的史密森博物馆的馆长杰弗里·E·波斯特（Jeffrey Post）在他一九九七年由纽约哈

里·艾布拉姆斯公司出版的《国家瑰宝收藏品》（The National Gem Collection）一书中断言，巴蒂斯特·塔韦尼埃是由于自然原因而死亡的。这大概是与蓝色钻石有关的第一次可怕的死。

被说成第二次与“霍普钻石”有关的可怕死亡是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大革命中分别于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和十月十六日被送上断头台。

但是有学者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们说，路易十六夫妇是由于他们的奢侈放肆和法国革命，而不是钻石的诅咒作用。

路易十六性情懦弱、优柔寡断，法国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Francois Mignet）在他的已经成为世界名著的《法国革命史》（1824）中称他是“一个最善良又最软弱的国王”。玛丽-安托瓦内特则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果断、沉着、冷静。但玛丽-安托瓦内特却是一个轻佻鲁莽的女性，生活也异常奢侈，挥霍成性。统计材料说，至大革命前夕，由于宫廷、据称主要是王后的挥霍，需得有六亿五千万里弗尔来填补国库的空虚。全国上下对她恨之入骨。另外，在当时，尤其是在一七九三年九月五日到第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时期，巴黎城到处是捕人、处决，一片混乱。巴黎第四大学历史学教授皮埃尔·米盖尔在他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法国史》中说：“法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种规模的政治屠杀。处决犯人的协和广场每天血流成河。”持不同看法的人认为，实际上不仅是国王和王后两人，除了逃走的，连大部分的贵族都在断头台上丧了命，何况这两个贵族头子。再说，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两人戴过很多次“霍普钻石”，却全都安全无恙，倒是仅戴过一次的路易十六夫妇遭了厄运，这也是说不通的。所以不能武断说凡是佩戴和碰触过“霍普钻石”的人都定会受此诅咒。可是辩驳意见说，情况虽然如此，但有一批批保皇分子一次次想尽办法保护国王和王后一家，特别是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日深夜，终于使他们成功地化妆得以逃离；结果仍然于六月二十二日在土伦（Toulon）被



卡尼托夫斯基亲王的情妇、舞女拉吕小姐

捕，这说明正是“霍普钻石”的诅咒起了作用。而且，他们说，在这以后，有更多的事实证明“霍普钻石”的诅咒的恐怖力量。他们举了据说在“霍普钻石”的直接交易或转手中遭“诅咒”的一些人的死亡事例：霍普家购到“法国蓝”后，即陷入贫困，尤其弗兰西斯·霍普，更负债累累、直至破产；雅克·科洛在购得“霍普钻石”后不久即发疯自杀；“霍普钻石”曾一度转到他手的俄国或东欧的亲王伊凡·卡尼托夫斯基（Ivan Kanitowsky）据信把这颗钻石借或送给了他的情妇、巴黎最著名的夜总会“女神游乐厅”（Folies-Bergère）的舞女拉吕小姐（Mademoiselle Ladrue），但她第一次戴上它就开枪自杀了，亲王本人也在革命中被刺身亡。另一说法是亲王将钻石交给她后便开枪将她打死；一位在转手中将“霍普钻石”卖给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Abdul Hamid II）的希腊珠宝商，也一次与妻子和儿子一起从悬崖上翻车而死；而这位苏丹则也像卡尼托夫斯基亲王那样，杀死他的情妇佐贝达（Zobeida）；他自己则在一九零九年土耳其党的革命中被废黜；最后，将“霍普钻石”从温斯顿公司投递到史密森学会的那个邮递员后来失去了妻子、房子和一条腿。他们甚至说。温斯顿公司的主人哈里·温斯顿乐意把“霍普钻石”捐赠给史密森学会是因为害怕也会遭这颗钻石的诅咒。